

女人当自强

王小慧

前阵在德国有一个消息上了一些杂志的封面,是关于前网球明星博瑞斯·贝克尔(Boris Becker)要把他的名字从他离婚了的前妻芭芭拉·贝克尔(Barbara Becker)那里索回。媒体和公众几乎所有人都倾向芭芭拉,觉得博瑞斯不够大气。从他们两位的照片看,当年的金童玉女如今在形象上他们相去较远。芭芭拉仍然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自信美丽的女人,而贝克尔尽显老态,不仅有着浮肿的脸孔,明显的眼袋,增加的腰围,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了。

有些读者或许对他们两人并不太了解,可是曾经的他们对于德国人来说就如同贝克汉姆和辣妹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当年他们的离婚也引起了公众与媒体的广泛关注,旷时之久,争议之大,恐怕是无人能及的。

我曾经在自传《我的视觉日记》里写到过一个故事,就是我当年在拍摄肖像集《从眼睛到眼睛》的过程中,曾经拍摄过芭芭拉,我起初觉得这个女人非常美,但我还不知道她是谁。我是在一个聚会上碰到她的,当时我像以往一样,都事先征求我要拍摄对象的意见,询问是否可以拍一张肖像。因为这些肖像都是非常近距离的,面对面眼到眼的,而且是为了一本要出版的画册所准备的,所以必须要征求当事人同意。她虽然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但她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德国居然会有人不认识大名鼎鼎的芭芭拉!我跟她说我看不报纸,不看电视,不关心各种八卦新闻,对体育更是一窍不通,所以没有关注过她。她当场哈哈大笑,觉得像天方夜谭。

她的肖像我拍得非常出彩,所以在最初的书稿里我是把她的照片放进去的,但最终我的出版家还是决定把我拍摄过的女人名拿掉,因为他说不靠名人,而是靠你摄影本身的艺术魅力来做这本摄影集。我也同意了她的建议,即使有些遗憾。

今天的贝克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明星风采,虽然他在社交圈中还是一位很受追捧的贵宾。他的第二次婚礼也非常铺张,是在瑞士最富有的滑雪胜地圣·莫瑞斯举办的。当时婚礼的组织者曾提议让我把当年在上海美术馆做过的用5000枝新鲜莲蓬组成的大型艺术装置作品搬过去,让新人走过壮观的花道步入婚礼殿堂。但因运输不方便,季节也不对而作罢。

可惜这些年来,博瑞斯没有好好去经营他的事业。最近看到贝克汉姆来到中国与小学生们亲密接触的消息,给人非常正面亲和的形象,这点小贝比他聪明得多。与之相反,芭芭拉离婚后却没有消沉,而是去了美国,重新开始她的事业生涯,当起了设计师,同时还做一些电视节目,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并且独自养着和博瑞斯生的两个孩子,他们也成长得很好。这样的对比越显得芭芭拉是一位独立、自信、聪明的女人,她懂得怎样经营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靠一个有名的男人过一辈子,甘于做别人的影子,别人的附属。



“嫁得好得来的幸福可能会消失,而干得好得来的幸福永远属于你自己。”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说“女人当自强”,永远不要期望靠着男人给你一个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首先是你自己创造的,当然它可以包括家庭,但这是属于你们共同建立的,而不应当是通过施舍得来的,更不应当是通过青春美貌换取的。

我妈妈在十几岁时曾写过一首诗,诗的最后两句是:“愿化江心塔,砥柱立中流。”我觉得这很有男子气概,难得她有这样的胸怀和豪气。当时正值抗战和内乱,是个女人非常没有社会地位的时代。她把古诗“男儿当自强”改抄成“女儿当自强”,也从小这样教育我。

我感谢妈妈对我的教诲,也祝福芭芭拉继续这样走下去,我相信幸福一定是属于她和她这样自强的女人。

1980年夏我进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一天,在五层阁楼的一个大木箱里发现有四厚册装裱过的年画集,事后我才意识到,这几册年画集子居然是国内外收藏上海小校场年画数量最丰的一批,几占存世上海清末年画的三分之一,而我竟然有幸亲眼目睹,亲手摩挲,这是何等的运气呵。当时就被这些色彩鲜艳,构图饱满,内容新奇的画所震撼,让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木版年画原作的人一下子就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并勾起了探索研究的强烈兴趣。以后的时间里这些画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它们也成为我始终未能忘怀的几个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我在书报海里遨游,虽然相关史料是那样的少,社会关注也几乎为零,以致在专业圈中不知年画产地还有上海的也大有人在。即使在这样贫瘠的土壤上,我们锐意穷搜,勾稽爬梳,不放过点点滴滴的线索,并记下一页页蝇头笔记。正因为有着这些经历,1999年和2001年,我两度代表上海图书馆到香港举办年画展览,并有底气站在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央图书馆

关于小校场年画的一些回忆

张伟

查的第一个专项,中国木版年画的各个传统产地也随同开始立项普查,并正式启动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这项多卷本的大工程。近代上海在开埠后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迅速超越各地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这种经济繁荣,一方面造就了大量新的官绅富商,同时也产生了人数众多的新兴市民阶层。他们在物质丰饶之余,随之产生对文化艺术产品的必然需求,从而催生出有着强烈地域色彩和时代特色的“海派文化”,上海小校场年画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崛起和繁盛。作为小校场年画产地的上海,2004年由“民协”出面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提出立项普查的

请求并得到了批准,“上海小校场卷”也得以正式列入《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的出版计划。工作于2005年开始,其间却因遭遇诸多困难而一度停顿,以致拖了即将完成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这项宏大工程的后腿。2009年末,我因眼疾住院治疗,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新任秘书长忻雅华捧着鲜花到医院来看我,希望我出来担任小校场年画卷的主编,重新起头,不要让好不容易立项的这项工作半途流产;但时间很紧,留给我的只有半年多的工夫。记得我只是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就爽快答应了,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更主要的是这几年来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在关注相关领域的文献和研究,在图和文方面都有所积累,否则我万万不敢伸手来接这个半空抛来的“烫手山芋”。接下来就是紧张而有序的工作,2010年的春节和五一休假,我都是在电脑旁度过的。当我码好最后一个字,将书稿完整地交给中华书局时已是炎热的夏天了。经过秋和冬的往返修改校对,2011年的春天,这部书



带着泥土去远行

——长兴岛风情录

吴建国



在封闭的岛上圩里,远方是每一个长兴岛男子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十三四岁、十五六岁,已经学会了挑泥筑岸,学会了拔浚沟做边章;已经熟悉了长江入海口的潮汐的规律,可以用橹或者竹篙掌握船的方向了……这个时候,一颗年轻的心,就会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当兵或者学手艺做生意。

远行的畏惧早已消失在运行归来者的荣耀里,外面世界里所有的故事,如泥路里倒在堤岸的土,早已把人和人的决心垫得既高远又坚实。不能忘却的只有一件事,从前宅屋后的土地里捧一捧泥土,用写信的毛边纸包一层,用母亲纺织的土布毛巾再包一层,和着父母长辈的嘱托,轻轻放在自己的行囊中,这样,就可以走上

跳板,走向远方了。带着泥土去远行——这一把泥土,是你的土地你的家,是你生命的组成部分;带着泥土去远行——这一把泥土,从今天开始的日子,每一天都在你的身边,每一个夜晚都在你的枕旁。

真实的远方实际上就是一道道变换着的风景,一个用心的远行人,最疲劳的首先是眼睛。这个时候,人深切的感受是,家和家乡并没有远离你,她时刻作为标准,对照着眼前闪过的每一道风景,验证着风俗人情中的每一个细节。谦让和敬崇是无私的

表现,会让你得到他人的肯定和信任;真诚和勤奋,让你远行的日子里,每一天都有成功喜悦和与人融洽的快乐,而唯一不能摆脱的,是水土不服的困扰。这不是病。湿润和零海拔的长兴岛,米饭和鱼鲜蔬菜的长兴岛,自然环境的改变,一定会影响到人的生理机能。但是,水土不服确实会变成真正的病,肠胃功能的紊乱,会让你食无味夜无眠,让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病到极致,一定客死他乡。长兴岛人认为,水土不服本质上是一种思乡病,此刻,把带在身边的泥土少许用开水

冲泡,在热气升腾中闻一闻,喝一口,顿时,就让人觉得又回到了家里,奇迹是病情也因此开始缓解了。远行的人,时常会在睡梦里惊醒,东天日出大漠日落,南国的烟雨北疆的风雪,景象万千中风情万种里,唯一相同的只有月亮,到哪里,都照家乡的月亮一样明亮一样皎洁!这样的夜里,捧出这把干如粉状的泥土,看一看,让你心潮澎湃的,闻一闻让你泪流满面的,而在生死决战的当口,捧起这把泥土,你就会力量百倍、义无反顾,你知道,即使自己化为灰烬,也会融入这片泥土中——因为你就是她的化身,代表的就是她的光荣!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有时云好像一些熟悉而陌生的东西那样远远地笼罩在头顶上,当它们柔软而明媚时,也会有种细小的哀伤,它们是无法触摸的水汽,谁都摸不到它们,哪怕看上去这样真实。有时却是不安的预感,它们蠕动着,不可改变地变化生成,那就是宿命吧。从未想象过云是一头羊,或者一条鲸鱼什么的,我从未如此孩子气。

我相信云是神天的影子玩偶。这是谁说的话,我已经忘记了。我相信天神在云中与人分享了好东西,那种温柔而感伤的心情,本是天神自己玩的。我因此总是对云着迷。

稿终于赶上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的最后出版,并得到了很高评价,我也因此荣获特殊贡献奖,并代表全部22卷的主编上台发言。

“小校场年画卷”出版以后,我感到在这一领域仍然有着太多的谜团有待揭秘,需要更多的人去为之努力,我愿意继续去当一个辛勤耕耘的农夫。作为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终结地的上海,小校场年画自有其和他地年画诸多的不同之处,而城市化和商业性正是它的最大特色,纲举目张,其他一切都能豁然开朗。我在研究中注意及此,对小校场年画的创作团体、版本变化、店坊分布、制

作和销售特点及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存世量等等问题进行初步考察,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而注重年画作品的个案研究,并将其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则是继“小校场年画卷”之后这本小书的另一特点。

最后,介绍一下我的助手严洁琼小姐。她跟我做年画研究,是《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的副主编之一,本书则是进一步研究的合作成果。本文为即将出版的《都市风情——上海小校场年画》一书后记(节选)

深呼吸

黄惠子

我想要一场绝对安静中的深呼吸,在疼痛混乱缠绕以后及生长过后。即便短暂持续几秒。几秒就可以很长。其后我冷静看过眼前穿梭纷繁的是与非,用一小段的空白来回复曾经上演的光鲜华丽。终是朴实成为默默无语的样子。看过经过也承受过,终是将自己交付这人世间,冷淡中必将存有热的心地,善意而且相信。

深呼吸,尔后我依然一头扎进人的河流,继续走,继续拥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小长辈们教育我要懂规矩,小时候的规矩,则是当长辈带你出去访客,见了对方要打招呼。母亲会教我叫年长的“公公婆婆”或“阿爹”(苏州人称男性祖辈)、“好婆”(苏州人称女性祖辈),与母亲年龄不相上下的女性称“aunt”男性称“uncle”。如客人来你家,除了主动招呼客人外(那时有保姆上茶),大人在说话时小孩应主动借故离开现场。如果对方有小朋友带来的话,则应主动带小朋友一起玩耍,把自己的玩具拿出来与小朋友一起分享。如在与小朋友交谈中谈到他(她)的父母亲时,绝不会说“那娘……那爷……”当时认为这是粗话。应说“你的妈妈”“你的爸爸”。在吃东西时不能发出吧吧吧吧的声音,应抿紧嘴吃。到我年长些读了一些书,加上长辈的教导,知道在文字上称“令尊”“令堂”“令郎”“令媛”等尊称,显得既尊重对方又有文化修养。

当我成年后,一次邀请一位朋友共进晚餐,因朋友家有事,不能赴约,他来电打招呼:“……对不起,我因家有事不能如约前往。非常抱歉!”我则说:“啊呀,我是虚邀老兄了。”他回答:“不是,是我爽约了!”这只不过是生活中的小插曲。我想,文明的对话是提高个人素养的重要环节。

一次单位的同事乔迁新居,邀请同事们去他家,他说:“请大家到我府上去……我夫人也很欢迎大家的。”听起来有点别扭。干脆说到我家去玩。现在流行称自己的妻子为“老婆”,从前叫“爱人”,正规些叫“太太”。

自从曾经把孔孟打倒又经“文革”,礼教出现了断层。当你和港台友人在交往谈话中,会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名牌包裹着外表,内里是否要充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规矩

严尔纯



《静安区志(1993-2010)》的编修工作自2009年5月22日启动,至今已快5年,已进入最后评审阶段。我2010年底到静安区方志办工作,至今已3年多了,酸甜苦辣不一而足,工作中我感受较深的有三点。

一是要实事求是,区志中好事、坏事都要记。《静安区志》要真实、客观、全面记载静安区的发展历史,参与修志的各承编单位普遍希望多讲自己所做的工作成绩,对挫折和失误不太愿意提起。但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不管是好事、坏事,都要记载。既要记载楼宇经济、文明城区等成功经验,也要记载发展中碰到的挫折和问题。另外,我们还在区志的概述部分写1993至2010年发展过程中全区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让人能够正确认识历史,有所借鉴和启迪,这在全区志编纂中都是探索和创新。

二是要重视证据,区志中空话、假话不能说。修志要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说话

要有依据,依据还要经得起考证。区志记载内容主要来自档案、文件、会议纪要等一次性原始资料,需要搜集、查找、阅读大量原始资料,并制作资料卡,建立记载内容与资料卡之间的关联。在多媒体记载同一件事情时,可能出现不一样的数据和说法,还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证。

我在统稿时发现涉及静安区内南北高架路、延安高架路的动拆迁范围、动拆迁户数、开工时间等内容,区建交委、区规土局、区动迁办和承担动拆迁任务的区属企业所撰写的稿件中都有涉及,但数据、时间等内容不尽相同,在一本志书里同一个事件出现不同的记载内容,会让读者无所适从。后来我向部类编辑和有关承编单位详细了解,查找到当时的动迁许可证等有关原始资料,最终搞清楚相关内容,并在区志中进行了统一处理。

区志中涉及一个重要的产业,因管理体制变化较大,企业关停并转较多,人员变动较大,区志记载难度较大。有关同志甚至准备简写。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记载、考证工作,避免无奈,可查或错误记载、贻误后世,我多次走访承编单位,找领导,找写志人员,坚持底线不放弃;共同

出主意、想办法,找线索和资料,补充有关缺失数据和内容;并安排方志办一位经验丰富的同志查找有关档案资料几十万字,与他共同梳理发展轨迹和过程,请他花了四个多月时间改写,最后终于啃下这块硬骨头。

三是要咬文嚼字,区志中一字一句精雕细琢。《静安区志》的文字总量只有200万字左右的篇幅。要求用尽可能精练、准确的语言去记载18年的发展历史。为此我在区方志办充分发挥学术民主,不管年龄大小、职位高

低、从事地方志时间长短,谁说得对就按谁的办,谁说得有道理就采纳谁的意见。鼓励、动员编修人员对区志内容文字反复推敲,精雕细琢。如区方志办聘请的两位老同志,在讨论建筑物是“坐北朝南”还是“座北朝南”时发生争论,互不相让。后来各自搬来手头的《辞海》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最后证明是《辞海》不同时期的版本所致。对“愚谷邨”还是“愚谷村”,我这个外来户一开始也搞不清楚区别,查查辞海也是通假字,一开始还以为就是过去用法和今天用法的区别,后来查询有关资料,走访当地老人,发现“邨”特指城区中的社区,区别于传统意义的“村”,不能随便通用,应该是用“愚谷邨”。

类似的小例子还很多。区志就是在这样的点点滴滴积累中逐步完善起来,我也从修志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十日谈

上海建筑

随着年代在变,明请看本栏。

修志的故事